

六度集經卷第二

萬二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中

凡四章

波耶王經昔者波羅柰國王名波耶治國以仁千戈廢杖楚滅圜圜毀路無呼嗟羣生得所國豐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長四百里圍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人皆從其願鄰國聞其國豐熟災害消滅與臣謀曰彼國豐熟兆民富樂吾欲得之往必尅矣臣佞僉曰喜從王願興師之仁國仁國羣臣以聞欲拒之矣仁王慘然而曰以吾一人之身戮兆民身愛吾一人命枕兆民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與時何諍而去春天之德取豺狼之殘乎吾寧去一世之命不去大志怒已安羣生蓋天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詳夜則踰城

遁邁入山坐一樹下有梵志來其年六十問王曰彼仁國王萬福無恙乎答曰彼王已喪命矣梵志聞之頓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其重乎答曰吾聞彼王仁逮羣生潤如帝釋故馳歸命而彼凋喪吾老窮矣王曰彼仁王者我則是也有鄰王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命其武士曰得吾首者賞男女之使各千人馬千疋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今子取吾首金冠逮劍為明證之詣彼王所彼賞重多可為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答曰不仁逆道寧死不為也王曰斯翁恃吾以活而令窮哉吾今以首惠汝令汝無罪也起稽首十方流涕誓曰羣生危者吾當安之背真向邪者吾當令歸命三尊今以首拔子之窮令子無罪矣引劍自毀以濟彼難梵志以首冠劍詣彼王所

王問舊臣仁王力當千人而為此子所獲乎
舊臣頓蹕哀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
末陳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而
屍視者彼王逮臣武士巨細靡不喚咿王仰
天長歎曰吾無道哉殘天仁子矣取仁王屍
及首連之以金薄其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
為天子後乃立其子為主鄰國靡不子愛之
也仁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者
我身是也鄰國王者目捷連是其國羣臣者
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波羅柰國王經昔者波羅柰國王太子名迦
蘭兄弟二人父王喪身以國相讓無適立者
兄將妻遁邁入山學道止臨江水時他國有
犯罪者國政刑其手足截其鼻耳敗船流之
罪人呼天相屬道士聞之愴然悲楚曰彼何

人哉厥困尤甚夫弘慈恕已危命濟羣生之
厄者斯大士之業矣投身于水蕩波截流引
舟著岸負之還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積年
有四慈育無倦妻姪無避與罪人通謀殺其
婿曰子殺之吾與子居罪人曰彼賢者矣柰
何殺之乎妻辭如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
殺也妻曰子坐吾自有計矣詐為首疾告其
婿曰斯必山神所為也吾欲解之明日從君
以求祈福婿曰大善明日遂行上高山四十
里四面壁立觀者皆懼妻曰術法子當向日
立吾自祭之婿萬二即向日妻陽遶之數周推落
山下山半有樹樹葉緻厚而柔輒也道士攀
枝得其樹果甘美食之以自全樹側有鬻亦
日食果觀樹有人懼不敢往其飢五日冒昧
趣果兩俱無害遂相摩近道士超踊騎鼉鼉

驚跳下地天神祐之兩俱無損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以恕已弘慈拯濟羣生王治其國日出布施四百里內人車馬衆寶飯食自由東西南北惠育如之王功名周著十方歎德妻以壻爲死國人無識已者負別壻入國自陳結髮室家遭世衰亂身更凋殘服天王慈惠故來乞匄國人嘉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育逮羣生明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逆之貴汝善行賜汝必多明日從王乞匄王默識之具爲羣僚說妻本末一臣曰當燒之一臣曰斬之執法大臣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爲悖逆之行者矣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長使負焉羣臣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治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靡不欣戴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獄佛告諸比丘

時王者我身是罪人者調達是妻者懷梓女子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薩和檀王經昔有國王號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利欲往試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國來詣王宮門語守門者我從遠來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如是王甚歡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爲作禮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來耶冒涉塗路得無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聞王功德故來相見今欲乞匄王言大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難今我名爲一切之施欲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不用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爲我作婢若能爾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悅報言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願屬道人供給使

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往問之時王即入語夫人言今有道人年少端正從遠方來欲乞我身持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之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已許之作奴未許卿耳時夫人言王為相棄獨自得便不復念度我是時夫人即隨王出白道人言願得以身給道人使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實爾不吾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有悔從道人耳逝心言汝當隨我皆悉躑跣不得著屐當如奴法莫得而掩王與夫人皆言唯諾從大家教不敢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王夫人者本國大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輭生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月步隨大家舉

身皆痛足底傷破不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汝本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極住止息耳噉言疾來促隨我後前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里時有長者買得此奴使守斯舍諸有理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是時婢者所屬大家夫人甚妬晨夜令作初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婢挽身所生男兒夫人恚言汝為婢使那得此兒捉取殺之隨大家教即殺其兒持行埋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今日已死不持錢來今寧能得唐埋之不時奴報言大家甚急備聞此者罪我不小卿促持去更索餘處不須住此王與夫人雖得相見不說勤苦各無怨心如是言語須臾之頃恍惚如夢王及夫人自然還

在本國宮中正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羣臣後宮嫒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及夫人心中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在虛空中坐寶蓮華現身色相讚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王與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禮

文殊師利為說經法三千刹土為大震動覆一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時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者今羅雲是佛告阿難我宿命時布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數劫無有恨悔無所榮冀自致正覺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須大拏經昔者葉波羅王號曰濕隨其名薩闍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大拏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言不傷人王

有一子寶之萬二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來常願布施拯濟羣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不覩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寶太子遂隆普

施惠逮羣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眾珍車馬田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父王有一白象威猛武勢躡六十象怨國來戰象輒得勝諸王議曰太子賢聖無求不惠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謝子受命即行著鹿皮衣履屣執瓶拄杖遠涉歷諸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拄杖翹一脚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施貧乏潤逮羣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衛士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馳迎猶子觀

親稽首接足慰勞之曰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對曰太子德光周聞八方上達蒼天下至黃泉巍巍如太山靡不歎仰卿為天人之子吐言必信審常布施不違眾願者今欲乞凶行蓮華上白象象名羅

萬二

七

闍耜檀太子曰大善惟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無以自難即勅侍者疾鞍彼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灑梵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呪願竟俱昇騎象含笑而去相國百揆靡不悵然僉曰斯象猛力之雄國恃以寧敵仇交戰輒為震蕩而今惠讎國將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力能躡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子以惠重怨中藏日虛太子自恣布施不休數年之間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為施惠之物矣王聞其言

慘然久而曰太子好喜佛道以周窮濟乏慈育羣生為行之元首從得禁止假使拘罰斯為無道矣百揆僉曰切瑳之教儀無失矣拘罰為虐臣敢聞之遂令出國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慙自悔臣等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詰之曰象是國寶惠怨胡為不忍加罰疾出國去使者奉命詰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者返曰王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王即聽之太子欣然勅侍者國中黎庶有窮乏者勸之疾來從其所欲恣之無違國土官爵田宅財寶幻夢之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漫

抵諸王之女顏華煒晃一國無雙自首至足
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大王徒
吾著檀特山十年為限汝知之乎妻驚而起
視太子淚出且云將有何罪乃見屏逐捐國
尊榮處深山乎答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
內名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遠羣臣患逐我耳
妻即稱願使國豐熟王臣兆民富壽無極惟
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太子曰惟彼
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為止矣又有毒
蟲魍魎弊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
寒暑過度樹木難依蒺藜礫石非卿所堪爾
王者之子生于榮樂長於中宮衣即細軟飲
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聒耳願即恣心今處
山澤卧即草蓐食即果蔬非人所忍何以堪
之乎妻曰細靡衆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已而

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旛為熾火以
烟為熾婦人以夫為熾吾恃太子猶孩恃親
太子在國布施四遠吾輒同願今當歷險而
留守榮豈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天心之
感結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

吾無逆心爾為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
吾重任也妻曰太子布施覩世希有當本弘
誓慎無倦矣百千萬世無人如卿建佛重任
吾不敢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
稽首于地愍然辭曰願捐重恩保寧王體國
事鞅掌數以慈諫無以自由枉彼天民當忍
不可忍含忍為寶母聞訣辭願謂侍曰吾身
如石心猶剛鐵今有一子而見屏逐吾何心
哉未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華
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今吾有子今育成就而

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嫉者快喜不復相敬太子妻兒稽首拜退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百揆吏民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太子國之聖靈衆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太子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北民拜伏僉然舉哀或有蹕踊呼天音響震國與妻進道自知去本國遠坐一樹下有梵志自遠來乞解身寶服妻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勾馬以馬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勾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衆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太子觀山樹木茂盛流泉美水甘果

備焉鳧鴈鴛鴦遊戲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觀之謂其妻曰爾觀斯山樹木慘天豈有折傷羣鳥悲鳴每處有泉衆果甚多以為飲食惟道是務無已違誓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珠陀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又手立向道士曰吾將妻子來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焉柴草為屋結髮茹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從父出入女名罽拏延著麻皮衣從母出入處山一宿天為增泉其味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豐顏華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曰爾房貧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歸居彼翁學道內否不道教化之紀希成一人顯愚憐悞爾將所貪

乎顏狀醜黑鼻正區厯身體縹戾面皺唇頰
言語蹇吃兩目又青狀類如鬼舉身無好孰
不惡憎爾爲室家將無媿歎乎婦聞調聲流
淚而云吾覩彼翁鬚鬢正白猶霜著樹朝夕
悵心欲其早喪未即從願無如之何歸向其
壻如事具云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
今吾子去矣壻曰吾貧緣獲給使乎妻曰吾
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挈洪慈濟衆虛耗其國
王逮羣臣徙著山中其有兩兒乞則惠卿妻
數有言婦愛難違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
門曰太子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
內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爲斯
輩而今復來乎請現勞俸問其所以對曰太
子潤馨遐邇詠歌故遠歸命庶自蘇息王曰
太子衆寶布施都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

以惠子對曰德徽巍巍遠自謁慕貴親光顏十一
沒齒無恨也王使人示其徑路道逢獵士曰
子經歷諸山寧親太子不獵士素知太子屏
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爾首問太子爲乎梵
志愆然而懼曰吾必爲子所殺矣當權而詭
之耳曰王逮羣臣令呼太子還國爲王答曰
大善喜示其處遙見小屋太子亦覩其來兩
兒覩之中心怛懼兄弟俱曰吾父尚施而斯
子來財盡無副必以吾兄弟惠之携手俱跳
母故掘除其培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
相誠曰父呼無應也太子仰問請其前坐果
漿置前食果飯畢慰勞之曰歷遠疲倦矣對
曰吾自彼來舉身疼痛又大飢渴太子光馨
八方歎懿巍巍遠照有如太山天神地祇孰
不甚喜今故歸窮庶延徽命太子惻然曰財

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答曰子遠來求兒吾無違心太子呼焉兄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無應太子隱其在垣發柴覩之兒出抱父戰慄涕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數覩

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爲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定死爲鬼所噉母歸索吾當如牛母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無違矣梵志曰予以普慈相惠兒母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不如早去也太子曰卿願求兒故自遠來終不敢違之便可速邁太子右手沃澡左手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老氣微兒捨適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子弘惠縛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牽

繩端兩兒躡身宛轉父前哀號呼母曰天神十二地祇山樹諸神一哀告吾母意云兩兒以惠人急捨彼果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爲作大響有若雷震母時採果心爲忪忪仰看蒼天不覩雲雨右目睜左蹠痒兩乳漣流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以果爲急歸視兒將有他乎委果旋歸惶惶如狂天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成其弘誓之重仁妻到壞其高志也化爲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中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處斯山吾有兩兒皆尚微細朝來未食須望我耳師子避之婦得進路迴復於前化作白狼婦辭如前狼又避焉又化爲虎適梵志遠乃遂退矣婦還覩太子獨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常望觀吾以果歸奔走趣吾躡地復起跳踉

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不覩之將以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左右覩身有塵競爲拂拭今兒不來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今兒戲具泥象泥牛泥馬泥豬雜巧諸物縱橫于地覩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爲虎狼鬼魅盜賊所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太子久而乃言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惠之婦聞斯言感踊躡地宛轉哀慟流淚且云審如所夢一夜之中夢覩老窳貧窶梵志割吾兩乳執之疾馳正爲今也哀慟呼天動一山間云吾子如之當如行求乎太子覩妻哀慟尤甚謂之曰吾本單爾隆孝奉遵吾志大道尚濟衆生無求不惠盟誓甚明而今哀慟以亂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厥勞何甚夫士處

萬二

十三

家尊在于妻子之間靡不自由豈況人尊乎願曰所索必獲如一切智帝釋諸天僉然議曰太子道弘普施無盡試之以妻觀心如何釋化爲梵志來之其前曰吾聞子懷乾坤之仁普濟羣生布施無逆故來歸情子妻賢貞德馨遠聞故來乞匄肯相惠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水澡梵志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答曰斯妻豈有惡耶婦人之惡斯都無有婦人之禮斯爲備首矣然其父王惟有斯女盡禮事壻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求細甘勤力精健顏華踰輩卿取吾喜除患最善梵志曰婦之賢快誠如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又曰吾是天帝非世庸人也故來試子子尚佛慧影

範難雙矣今欲何願恣求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天帝曰善應時不現梵志喜獲其志行不覺疲連牽兩兒欲得望使兒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二親為繩所縛結處皆

萬二

十四

傷哀號呼母鞭而走之梵志晝寢二兒迸逃自沈池中荷蒨覆上水蟲編身寤行尋求又得兒矣捶杖縱橫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縛瘡傷為生甘果令地柔輒兄弟摘果更相授啖曰斯果之甘猶苑中果斯地柔輒如王邊繞繞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行其地岑巖礫石刺棘身及足蹠其瘡毒痛苦觀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得通之澤顏色復故歸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為爾得奴婢二人自從所使妻觀

兒曰奴婢不爾斯兒端正手足悅澤不任作勞急行街賣更買所使又為妻使欲之異國天惑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噉噎詣門上聞王呼梵志將兒入宮宮人巨細靡不嗟唏王呼欲抱兩兒

不就王曰何以兒曰昔為王孫今為奴婢奴婢之賤緣坐王膝乎問梵志曰緣得斯兒對之如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答男孫譟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牯牛各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牯牛各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既聖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斯獲天下之明圖而見遠逐捐處山澤虎狼毒蟲與之為鄰食果衣草雷雨震人夫財幣草芥之類耳坐見屏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處在深

萬二

十五

官卧即氈褥蓋以寶帳衣天下之名服食天下之貢獻故知女貴也王曰年八孫童有高士之論豈況其父乎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梵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犉牛各百頭惠爾者善不者自己王曰諾即顧如數梵志退矣王抱兩孫坐之于膝曰屬不就抱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今為王孫曰汝父處山何食自供兩兒俱曰薇菜樹果以自給耳目與禽獸百鳥相娛亦無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就道山中樹木俯仰屈伸似有跪起之禮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何瑞妻卧地曰王意解釋使者來迎神祇助喜故興斯瑞妻自亡兒卧地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皇后損食啣泣身命日衰思覩太子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水流

泉技淚昇車自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掃除預施帳幔燒香散花妓樂幢蓋舉國趨踰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謝過退傍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勸令布施鄰國困民歸化首尾猶眾川之歸海宿怨覩然拜表稱臣貢獻相銜賊寇尚仁偷盜競施干戈戢藏囹圄毀矣羣生永康十方稱善積德不休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獨步三界為眾聖王矣佛告諸比丘吾受諸佛重任誓濟羣生始離嬰苦今為無蓋尊二矣太子後終生兜術天自天來下猶白淨王十六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難是妻裘夷是子男羅雲是女者羅漢珠遲母是天帝釋者彌勒是射獵者優陀耶是阿珠陀者大迦葉是賣兒梵志者調達是妻今調達妻旃遮是吾

